

《中国戏剧起源》前言

夏写时

《中国戏剧起源》，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

—

研究中国戏剧起源的目的是什么？是否为了寻根？是的，是为了寻根。寻根之热，古已有之。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即为古人寻根代表作之一；16—17 世纪间，亦曾出现一批以何良俊、徐渭、胡应麟、王骥德为代表的中国戏剧寻根者。但是古人寻根，更多地以传说、神话、臆测为依据。民智渐开，如此寻根的结果，渐引起怀疑，失去信任，乃渐为人淡忘。近年兴起了新的寻根热。许多新的寻根者大约不会想到，我国历史上不同领域早有多次的寻根热吧！但当代寻根热的兴起，有其新的背景。由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今人对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人间各类事物的起源，有可能采取前人所不可想象的手段、方法，作出前人所不可企及的较为科学的探索，于是寻根有了新的魅力。

为中国戏剧寻根亦如此。

寻根的目的是什么？与其说是为了证实历史、证实古人，不如说是为了证实自身，证实自身在时间和空间中确切的位置，以便寻求更佳的发展。于是对根——起源、起源之后的演化的评价，就成了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国人是崇根热的。根确应受到尊重。威廉·惠特曼说：假如你能追溯到若干世纪以前，你能觅到你从谁那里生出来的么？没有“它”就没有“我”。但这个“它”既可是圣贤，亦可是盗贼，更多的可能则是中不溜秋的芸芸众生。根，具偶然性。自然和人类社会充斥着偶然性。有时，人们过于信奉必然，信奉规律。其实，什么是必然？必然只是从某一立场、某一侧面对若干偶然的概括。什么是规律？规律只是从某一立场、某一侧面对若干现象的概括。必然和规律是静止的，而偶然和现象是活跃的。我想，也许只有这样认识，才有可能认真对待导致、促成、加速中国戏剧起源、形成的一切偶然因素；而事实上，中国戏剧起源于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几个古老的源头的或存或亡，形成后何以会是如此格局，等等，无不是无数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认真对待种种偶然性，对于深入辨析中国戏剧的起源、形成，也许是颇有必要

的吧。

可能是无限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只不过是无数可能中之一而已。它既具偶然性，也未必是最佳的。而且某一可能性之转化为现实，必以无数可能性的牺牲为代价。所牺牲的是什么呢？一位大理论家的论断，可作我有力的后援。这位大理论家说：“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有机界如此，人类社会如此，艺术领域亦如此。这常常引起我许多思考。我国是崇尚方形的。中国文字早就有了向方形演化的趋势，后来形成方块字。方形、四和四的倍数在中国人意识深层的印迹极为深刻。方是神圣的，天圆地方，万物生长之大地是方的；方是庄严的，宫殿建筑、宗教场所均包含各种大大小小的正方形；方是一种优秀的品质，为人方正，踱方步是一种稳重的表现……每一字有四角、有四声；有四言诗，旧体诗的基本单位是四句，民间歌谣亦往往如此；杂剧一般为四折，红戏毯为一种规则的四边形……总之，以方形和四数为基点的文化成果，在我国土地上和人民生活中无处不在，成就无法估量。但这文化成就是以什么样的牺牲为代价呢？文字为纪录语言的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交际功能，对书写文字的基本要求是准确和快速。我国发展了以文字为基础的书法艺术，汉隶、魏碑、晋草、唐楷，它们的成就与价值举世无双，但书法艺术的成就是以什么样的牺牲为代价呢？国人重抒情艺术，轻叙事艺术，抒情文学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正宗，叙事文学则被视为旁支，这种观念先秦已见端倪，唐宋以后更发展到偏执的程度，固然成就了我们这个抒情诗大国，但又以多少牺牲为代价呢？种种牺牲当中，是否也包含有中国戏剧起源、形成迟缓这一项呢？中国古典戏剧刻意追求诗的价值，也确实常具极高的诗的价值，但诗意的极大膨胀，又是以戏剧哪一些亦不可或缺的特性的牺牲为代价呢？作为中国戏剧家，如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他们所肩负的特殊的担子是沉重的。以《牡丹亭》为例，四百余支曲文，是要一字字，一句句依腔酌字、按谱填词填出来的。当剧作家不能不以很大一部份精力倾注于此时，他不能不以其他方面的牺牲为代价，所牺牲的是什么呢？颇为精美的戏曲脸谱艺术，为传神的表演艺术生色不少，但它是戏剧表演什么样的牺牲为代价呢？写意的舞台美术令世界瞩目，它是经数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的；历史上曾有过与此不同的探索，如明末刘晖吉女戏，“奇情幻想，欲补从来梨园之缺陷”，其舞台

美术之设计、制作，自非写意所可尽；清末天津太庆班演出，布景亦华美繁复、刻意求工，这些尝试，一时间也曾令人惊诧、赞赏，但终因其非中国戏剧舞台美术之“正途”而风流云散了。写意舞台美术的地位愈来愈巩固，但它是以何种牺牲为代价呢？我曾说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智力常常有一个或数个凝聚点；当社会智力凝聚于军国大事，则多出政治家、军事家，相对而言有出息的文人就少一些；当社会智力凝聚于吟风弄月，其他人材亦必匮乏；当社会智力凝聚于律、绝、古风，辞赋难有大家；当社会智力凝聚于戏曲、小说，诗词当然只得退而叨陪末座。当戏剧家们不能不“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为一支支曲子、一套套曲文竭心尽智时，对戏剧性的追求、对人生和宇宙的思索就不能不有所偏废了，甚至所写剧本的数量亦不能不明显地减少了。

一方面的成就、进步、进化，必以另一些方面的牺牲、退步、退化为代价。中国如此，他国亦如此。确认伟大成就巨大代价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谴责前人，否定成就。已有成就是无法更改的了，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今天和明天。随着人类的进步，当代人之主观努力在选择可能性时所能发挥的作用较前人肯定是更大了。（《中国戏剧起源》，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